

香港過端午

這篇本該上週三發表，因故改期。原因很簡單也令人崩潰：U盤壞了，寫了兩天的文章在要發給報館的時候卻找不到了。更為抓狂的是：存有這幾年所有專欄文章的四個文件夾，打開來每篇都是亂碼！（幸虧編輯部把發表的每一篇都用PDF版發給我，有備份）所以，這篇又得從頭重新寫。

我們來說說港味的端午節吧。在香港，中華傳統節日的氣氛最濃的，端午節賽龍舟吃糉子，氛圍感拉得滿滿。

港版的糉子與這座城市的優雅精緻氣質有着巨大的反差萌：胖胖壯壯，一隻足有嘉興糉子的兩三倍大，比起小巧的鹼水糉，更大多了。餡料是鹹的：海米、瑤柱、鹹蛋黃、火腿、鮑魚……皆是常用餡料。港版糉子很像糯米飯與佛跳牆的組合。這樣一隻飽滿實在、熱量十足的大糉子，對於港漂單身漢，一個人一頓肯定吃不完，哪怕切成小塊，也要吃幾天幾頓。所以，港版糉子最適合一家人分享。

我曾以另外一個方式與港人分享糉子。二〇二一年端午節前夕，朋友送了兩隻大糉子。正準備從中環步行回家，突然大雨傾盆而下，疾跑招手叫的士，遠遠地一輛的士停下來等我，一個細節看得出司機很善良：綠燈亮了，他沒有走。我冒雨跑到時他說：不急，慢慢。臨下車我把兩隻大糉子遞給他，說送您



▲塔門漁民龍舟賽。 作者供圖

吧，祝您全家節日快樂！他很吃驚，忙說：哎呀，不用不用，送給我您自己就沒有的吃啦。我說您不嫌棄的話，就拿去吧。他說：真不好意思！我沒有準備，沒有東西可以回送你。他盡量把車子靠近有遮雨棚的大門口，囑咐我下車小心。我知道，這是他當時所能表達的最大謝意。我也特別欣慰：一個普通香港的士司機，能接受來自內地陌生人的善意，這種信任就是最好的回禮。

作為一個國際化的海洋城市，香港有着歷史悠久的賽龍舟傳統，也將龍舟賽推向了世界。端午前後，周邊海面「長」滿了五顏六色的龍舟。港島的赤柱香港仔，九龍維港，新界的沙田屯門大埔，離島的大澳西貢塔門……似乎有海的地方必有一場龍舟賽。

水上人家蟹家人沿襲了上百年的賽龍舟習

俗，即使後人成了中環白領，每年此時回到海上也是龍舟賽主力。最具蟹家文化色彩的龍舟賽要屬香港仔龍舟競渡，迄今已有過百年歷史。比賽由漁民社群籌備，賽道就在他們停泊船隻的避風港舉行，賽道較狹窄，但看點不輸。裝點各異的龍船，代表不同漁民社群的五彩旌旗，充滿百年老港海上漁家的味道。

本港龍舟賽事可分為三種，分別是十二人的小龍，二十四人的中龍，以及四十八人的大龍。小龍較容易組隊，所以一場賽事中，小龍隊最多，顏色可以覆蓋兩組彩虹都不止，看的是一個「彩」字；中龍對協調、技術、體能、速度要求更高，勝負往往在分秒之間，場面刺激，看的是「險」字。大龍人數最多，最講究合作、節奏和策略，看的是「齊」字。吃瓜群眾觀龍舟賽，身臨其境感受速度激情與節奏。

香港是現代龍舟賽的發源地。自一九七六年開始，連續舉辦國際龍舟邀請賽，至今已有一百二十支來自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龍舟隊幾千名健兒雲集維港，角逐獎盃。比賽分為國際金盃賽、國際錦標賽、本地錦標賽等項目。其中，國際賽參賽隊為香港以外的龍舟隊，本地賽由來自香港銀行業、商業機構、專業團體等的龍舟隊參賽。賽事分為公開組、混合組和女

子組，本地與國際賽事三個組別的勝出隊，一起競逐金盃盃。

一時間，傳統漁家的、國際範兒的龍舟賽遍布周邊海上，百舸爭流，五彩繽紛，旌旗獵獵，鼓聲震天。

龍舟賽也是一場嘉年華。除了比賽本身，龍船和參賽健兒的裝扮可大飽眼福，端午美食可飽口福。人們扮鬼扮馬，幽默搞笑，即使比賽奪不到名次，也要爭當「顯眼包」。

我曾與香港漁民一起過端午看賽龍舟。二〇一九年端午節，我和同事去塔門，觀看由塔門青年會舉辦的龍舟賽。參賽隊是四支小龍，按旗子的顏色分為紅隊、黃隊、紫隊、綠隊。藍天碧波，彩幡招展，海面上浪花飛濺，鼓聲喊號聲一片，幾艘龍船飛馳到一座海中小洲，再折返回來。我們這些吃瓜群眾遠遠看着，只覺得氣氛熱鬧，場面好看。及至到頒獎環節，參與到他們的隊伍當中，與他們一起舉起獎盃慶祝，這些年輕人，頭髮上還滴着海水，曬得黝黑的臉上又是海水又是汗水，卻個個笑容燦爛，那麼開心、那麼單純，我們也深受感染。中午與幾位老漁民一起吃漁家飯，我結結巴巴跟他們講粵語，每講完一句就在腦子裏緊張地組織下一句，講得滿頭大汗。他們卻鼓勵我「講得好好」……也是一番淳樸的善意。

美好的端午香港！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准風物談 胡竹峰

司馬遷一介凡肉之軀，一支纖弱毛筆，直指黃帝、顛頊、帝嚳、堯、舜，一幅遠古畫軸緩緩打開，初民馴獸、治水、開田、種谷、觀天、曆法、音樂……中華文明從此浩蕩，三千年歷史在司馬遷手心虎虎生風，不斷浸潤後世一代代讀書人，正所謂四兩撥千斤吧，從而證明：

本色比修飾有魅力。舒緩比急促能致遠。磊落比虛玄見性情。大氣比玲瓏通天地。樸拙比乖覺生姿色。作書之前，司馬遷讀過萬卷書，走了萬里路。登高詠嘆，實地勘查，臨風懷古，此番讀行後的墨色，凝結了歷史、文學、人格、風土、民情……此前，華夏大地從不見那樣的筆跡，此後，《史記》更被人無數次致敬效仿，不是稍遜風騷就是略輸文采。寫《漢書》的班固雖然氣吞山河，相形之下，也略略少了些英雄健少了些遼闊。

作完《史記》，司馬遷老了，這時候朋友任安受牽連入獄即將腰斬，致信給他，方才有了卓越千古的至情之作《報任安書》。監牢通信，牽連的是一部天地大書。朋友任安懂了，兩千年來，一代代後世讀者也懂了。一封最不可能保存下來的書信，居然收錄在《漢書》裏世世代代傳了下來，那句話更廣泛傳頌：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死劫難逃，可重可輕，不足惜，不足懼，最難的是頑強地活

着，然後究天地、通古今，成一家之言，這才是重於泰山的一生。中國史書，偏重帝王將相，偏重堂皇富麗，司馬遷筆下格外垂憐那些失敗者、失意者，項羽、孔子、伯夷、仲尼弟子、屈原、賈生、淮陰侯、還有那些刺客……也未必失敗未必失意，他們的生命之力、生命之神、生命之火在《史記》中化為一股氣縱橫之蕩漾之，如日月星辰燦爛蒼穹。還記得——

寶嬰冒着風險營救灌夫，說侯爵之位自己掙得，自我拋棄，並無遺憾，不能讓灌夫獨死，自己獨生。

豫讓不惜一切為智伯報仇，正因：那些人視我如凡眾，我以凡眾報之。智伯待我以國士，我以國士報之。

對廉頗一再忍讓，別人不解，藺相如說：所以為此，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

重讀《秦始皇本紀》《高祖本紀》諸篇，多了遐想，明白了一些興亡，知道了一點得失，更懂得老子所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上天不分親疏，常常眷顧那些順應天道的人。奈何天道悠悠蕩蕩，天機難測，天道難測，我輩後人只能感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有論者說，司馬遷寫人物，忘掉儒家時最好，以老子論歷史，《史記》會無可估量地偉大。恰恰相反，我覺得倘或如此，那樣會降低歷史體溫，《史記》的好，就在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老莊智慧之光，令人仰視，發人深省；孔孟經世致用，那些孜孜不倦，那些浩然正氣，方是滋養太史公的衣飯酒漿啊。

大公報七則報道詳錄「沈蓋案」



文化經緯 文瑛

六月十七日是《大公報》創刊紀念日。創刊一百二十二年來，《大公報》不僅僅是一份報紙，其印書的春秋，更匯成一部中國現代史。無數的歷史時刻、關鍵瞬間借由報紙記錄，這當中，一九〇三年所發生的「沈蓋案」，成為《大公報》創刊一路以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又一個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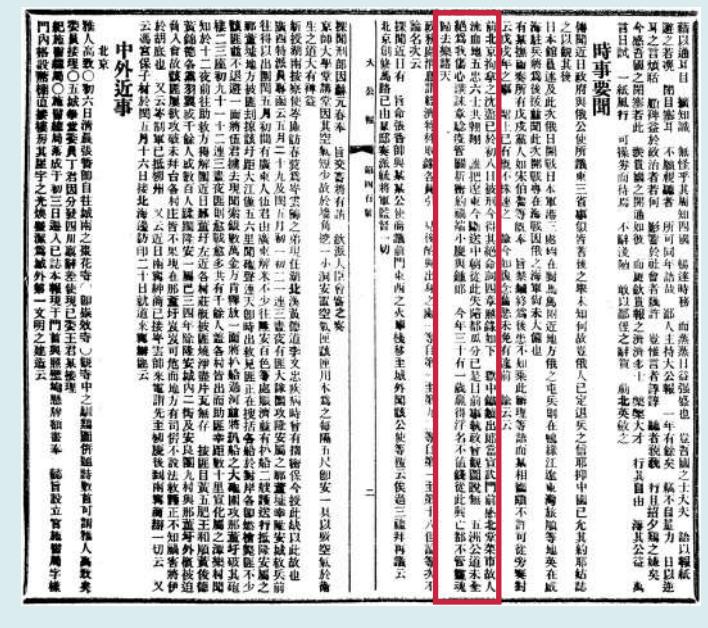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天津日日新聞報》「報館訪事」沈蓋在被清政府抓捕十幾天後，未經正常的司法程序，便由慈禧太后下令，在刑部監獄被杖斃。時《大公報》載其行刑之狀慘不忍睹，引社會輿論一片嘩然。

對於清政府處死沈蓋的原因，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為其洩露清廷與俄國簽訂的秘密條約，故惹來殺身之禍；另一說法認為是因為沈蓋在北京從事反清活動，被人告密。當時，沈蓋之友連夢青由英啟之邀請任天津《大公報》編輯，從沈蓋被捕到被殺，《大公報》在七月二十一日到九月十六日近兩個月的時間裏，連續七次報道沈蓋案的消息，成為後世了解沈蓋案的重要歷史資料。

沈蓋原名克誠，字愚溪，后改字虞希，號瀟湘漁太郎，生於一八七二年，湖南善化（今長沙）人。維新變法時期，沈蓋與譚嗣同、唐才常交往密切，積極參與新政。變法失敗後，他來到上海，與唐才常等組織自立會，籌組自立軍，往返於湘鄂之間；一九〇〇年，沈蓋作為右軍統領參與自立軍起義，由於經費缺乏，部署疏漏，漢口自立軍機關被張之洞破獲，沈蓋之右軍也旋即告敗，唐才常等遇難。

自此沈蓋成為清政府通緝的要犯。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申報》上就有如下一段報道：「漢口訪事友人云：湖北候補縣丞沈克誠係湖南善化縣人，號愚溪，又號愚五，自稱瀟湘漁太郎。潛通康、唐諸逆，受統帶中國國會自立右軍偽職，散放富有匪票，謀為不軌。事發脫逃，雖經湖廣總督張香濤制軍札飭所屬文武員弁嚴密查拿，迄今日久，仍未弋獲。邇聞匪跡下江某處，嘯聚丑類，頗有死灰復燃之勢，已由鄂省某某諸捕役前往擒拿矣。」

逃亡期間，沈蓋在北京、天津等地繼



一九〇三年八月二日，沈蓋被杖斃兩天後，《大公報》披露這一消息。 資料圖片

續從事反清活動。因有留日經歷，沈蓋受聘為由當時日本領事館在天津日租界出資創辦的報刊《天津日日新聞報》「報館訪事」，以記者身份繼續公開活動。

沈蓋被捕的第三天，即七月二十一日，《大公報》率先披露這一消息：「肅親王於23（指清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日奉旨交拿人犯三名，於虎坊橋地方拿獲。其被拿之故及所拿者何人，俟訪明再布。」

又過了兩天，七月二十三日，《大公報》證實被捕者有沈蓋在內：「前日本報紀肅親王奉旨交拿人犯一節，茲探悉，被拿者為沈某。係經某大員面奏，並牽涉戊戌之事云。」

二十四日，《大公報》報道沈蓋被捕的緣由：「……查此事之起因倪某（沈之友人）賭博，輸銀三百兩，向沈借貸，沈不應，倪恨之，告其戚吳式釗，吳即轉告於慶寬及李世鐸等……又云接北京電稱所捕拿湖南事件之叛逆大頭目沈蓋氏經不待萬壽節後於七月三十一日處以死刑云云，清廷事實之真相不可測度，遂至於此，真堪驚愕云。」

沈蓋被杖斃兩天後，八月二日，《大公報》又及時披露這一消息：「前北京拘拿之沈蓋，已於初八日被刑。今得其絕命詩四章，照錄如下：獄中鑽鐵出郎當，宣武門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今年三十有一歲，贏得浮名不值錢。從此興亡都不管，靈魂歸去樂諸天。」

八月四日報道：「拿交刑部之沈蓋，於初八日被刑，已志本報。茲聞是日入奏，請斬決。因本月係萬壽月，向不殺人。奉皇太后懿旨，改為立斃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

之法，又素不諳習。故打至二百餘下，血肉飛裂，猶未至死。後不得已，始用繩繫其頸，勒之而死。」

九月十四日報道：「探聞政府自杖斃沈蓋後，各國公使夫人觀見皇太后時，談及沈之冤抑，皇太后亦頗有悔意。已面諭廷臣，會黨要嚴拿，萬不可株連良善，致離人心，等語。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絕無不合公理之舉。蓋恐駐京各國公使嘖有煩言也。」

九月十六日，《大公報》又報道沈蓋被殺之時的慘狀：「……當杖斃時……骨已如粉，未出一聲。及至打畢，堂司以為斃矣。不意沈於階下發聲曰：何以還不，速用繩絞我……又聞發旨之先，有政務處某君面奏於皇太后云：萬壽在邇，行刑似不吉祥，宜輕其罪。皇太后遂改旨速杖斃。政務處某君原為保全沈蓋，見皇太后改旨，亦不敢抗奏……」

沈蓋之死，清政府給其定罪為「聽從梁啟超等私設自立會，散放富有票，乘機煽亂，雖未放票，惟既充當幹事員，即屬會匪頭目」（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八日《刑部謹奏為審明文拿會匪照章定擬折》）。

章士釗則在《沈蓋》一書中稱：沈蓋作為記者獲取契約內容並公布中外，全國震驚，反對之聲此起彼伏。又因條約涉及列強在華利益，各國亦頗多微詞，清廷一時聞不知所措。後經調查乃沈蓋散佈所為，惱羞成怒，於是杖斃沈蓋。當時報刊《江蘇》和《浙江潮》也發表過評論：「沈蓋之被慘戮，其原因終不得而知。或曰：滿政府與俄人訂密約七條時，沈君適為天津某報館之訪事，聞之而首發表於某報紙。其事既表白於天下，於是內地各處電達政府，竭力抗拒者踵相接。滿政府因而怒沈君，遂杖殺之。」

陌生的朋友



人生在線 延靜

我終生愛交朋友，年紀大，來到養老院，但沒想到，遇到不少舊友，因為他們也年紀大了。本文想介紹一位曾一起在平壤工作的記者朋友，他的名字叫劉正學。

一九八三年初，我去平壤中國駐朝鮮大使館當政務參贊，劉正學正在那裏當記者。

來到養老院，一天在食堂，一位陌生人來到我面前，問：「您是在平壤工作吧？」我答：「是的，您是誰？」對方答：「我叫劉正學，曾在平壤工作，認識您。」就這樣我們再次相見，相隔幾十年，我沒有記住他，他倒記住了我。

在平壤工作後，他轉到歐洲。他隨代表團出訪了歐洲一些國家，也單獨訪問了一些國家。他對歐洲情況比較熟悉，從他寫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得到。

現在，入住養老院，劉正學除耍筆桿、

寫一些小塊文章外，他還有兩個特別愛好，一個是廚藝、一個是運動。

他從不在食堂吃飯，自做自吃。他說「自己做的最好吃」。一次他請多名朋友來家聚會，做了幾道美食，受到稱讚，歡聲笑語不斷。

他喜歡運動，除各項運動外，每天繞養老院快走一大圈，幾千米。他說，人老先老腿，不鍛煉不成。

劉正學就住在我們樓上，夫人先逝，一人生活，過得有滋有味。

晨波盪 低岸淺草新 弱水悠悠風起那 淨植扶搖英氣生 形影結同心。 詠蓮 調寄《憶江南》 藝苑草 鄭紀農

